

狂 風

著 林 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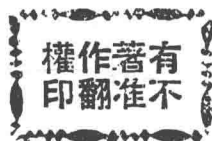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狂 風

著 林 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瘋 狂



著 者 梶 林

出 版 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總 經 售 處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上海六馬路十四號

四川分發行所 自 生 書 店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初版——一〇〇〇〇(貯1006)

狂 瘋

著 林 梅

新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目 錄

瘋狂	一
奇遇	四三
失眠	七七
陳可爲	九七
節目篇	一二一
雞蛋	一三六
地下火	一四三
後記	一六七

瘋狂

一

我病了，是此地夏季的流行病，非常討厭的痢疾。我知道，這是三天前從挑担的小販那里買來幾個桃子，過於性急，用牙齒嚼皮吃下去的結果。我很恨自己嘴饞，並且懊悔自己太過驕奢；——我為什麼不聽那個陌生人的忠告，一定要把桃子吃下去呢？

那個陌生人——知道他是誰？我算是碰到他兩次了，兩次都那麼公然的干涉我的自由，我討厭他就像討厭蚊子，光景他是一個專門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討好的人物；但是我為什麼又有這種可笑的弱點呢？我一面討厭他愛管閒事，一面又覺得他並不像那些近似流氓一類的人物——就是那些善於嬉玩女性抱一杯水主義女性敵人。他的眼睛多麼正直誠懇。

我這弱點，在現在病的時候，更加重了對我的壓力，我竟覺得那個陌生人有點可愛了。

我第一碰到他是四天前的一個晚上，小王的小同鄉趙明得到兩張世界文豪紀念晚會的入場券，我同小王一同去了。雨天剛過，人們坐在露天青梧桐下的板凳上，我同小王坐在對面石牆上的凳子的第一排，這是最好的位子，剛好正對主席台和放映電影的布幕。我們靠近門窗坐着，當開

映電影時，人們從院子裏站到石牆上來了，完全把我的視線擋住，而一些比較輕浮的直向我擠挨過來，就像他們乘公共汽車直向女性擠挨過去那樣，連轉身都不能了；我一旋身向他們推開去，站起來並且伸長頸子看向布幕，於是就從我左側後面一個人突然發出干涉的聲音；

「請站在前面的坐下罷。我們只能看見你的背脊骨了。」

我回頭向後左側掃射了一眼，迎着附近放映機的光線，一個穿淡白西服，廿八九歲的人，在對我睜着發光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使人生氣，我立即教訓他：

「站在我前面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線，難道我就不能站起來麼？你不能那樣隨便亂說人！」

也許我的樣子太難看罷，他正視我一眼，就避開我的怒目，彎下身子移前幾步拉了一下站在我面前的人說：

「朋友，對不起，請你蹲下去罷，你這樣的站着後面的人看不見的。」

木樁似的擋住我的視線的人蹲下去了，我於是也坐了，但我的位子給一個搶便宜的男子佔去了，我蹬着腳正在發作，坐在後左側的又去勸他，用着相當純正的北方話說：

「你那位子是人家的，請來這兒罷，我的位子讓給你……」

他的勸告完全收到了效果，搶佔我的位子的人走開了。他那種做法，從好的方面看，也許就是所謂「見義勇爲」，或者也許就是所謂「注意公共秩序」罷。

但在我的心里却有着這樣的聲音：

「哼！又碰到一個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

在中國，特別在目前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這樣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多得像夏天的蒼蠅，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碰到，我個人就不知道碰見過多少，至少二三十個以上。這種存心極壞的人物，倘使你對他稍爲表示一點好顏色，那末，你就上當了，慢慢他就跟你搭訕起來，甚至悄悄的將頭伸到你的耳邊，小偷那麼細聲問：「請問你小姐貴姓？」

對於這種人物，最好用一種莊嚴正肅的態度不要理睬，或者毫不客氣的給他當場搶白，我一向用這種態度，那天晚上，自然也沒有例外。

第二次呢？又碰到他那麼突如其來的干涉我的自由。

這是大前天，初夏的悶雨下了一整天，鬱熱而煩躁，傍晚時分悶雨停止了，涼風開始從江邊散步過來，藍天上有着水粉色的玫瑰圖畫，空氣清爽而暢朗，人舒適得像剛洗過冷水浴，我同小王走出牢籠似的「慈善房子」，走上附近的石坡路去買桃子。在那路旁邊一座磚房子的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襯衫的人——誰知道是那一個？我們從路過的小販的筐子里買到一塊錢香桃，小王吃了一個，我用牙齒啃桃子皮，正打算吃下去，那站在大門口的人突然說起話來：

「不對，你那樣的吃桃子要生病的。」

聽口音似乎有些熟，我定眼一看，原來就是在晚會里干涉我站起來的那個人。怎麼又在這裏碰到他？並且又給他突突兀兀的干涉了一次。這是怎樣的氣人啊！我照老法子，沈下臉給他一個釘子：

「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

他並不生氣，反而用一種家長似的口調，嚴正的向我們教訓了：

「請原諒，小姐們。我的意思是，小販挑担子到處走，知道那桃子有多麼甜？你們牙齒啃去桃子皮就算衛生了嗎？——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

這玩笑不是開得太出奇麼？憑什麼他有權利用這種聲調教訓我們？就憑他那陌生人的地位麼？這簡直豈有此理呀。我正要大大的發作，而小王却大笑起來，挽着我的手臂就手，自然我不甘心，我大聲的對小王說：「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他什麼事？」又故意加上一句：「他也不知道新出的香桃有多麼甜脆！」算是給他一個側擊；然後我發狠的接連吃了兩個香桃，同小王走回去了。

「那個人固然太冒失，」小王說：「但他的話是對的。」

「你小心。那樣假公濟私的人物是最可怕的！」

我警告小王，但她只是閃着清秀的眼睛發亮，小孩子一樣

現在我病了，而且這病是由吃桃子而起的，我想起那個陌生人的忠告，雖似的直刺入我的心臟，同時感到一種悲哀和甜蜜的混合的情緒在內心波動。「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這樣有內容的話，適時的，當我一時的不注意，將獃桃子亂向嘴里塞的時候，有誰向我說過麼？在動亂的年代，我東西南北的奔走了將近五年，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我的健康；而他，一個陌生人，在偶然場合，看見我用牙齒嚼桃子皮就大為不忍，那麼突兀的說出這樣關切的話；即使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日常衛生觀點，或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獻殷勤的罷，總之，這種情緒是美麗的；這只有慈愛的父母親密的戀人才能具有的；他，一個陌生人，我即使暴死在路旁邊又關他什麼事呢？然而，我知道，他的話是對我的，確確實實對我說的，決不會對小王，而且，在紀念晚會里我向他瞪眼睛時，他明明畏忌我的視線，他那時所有動作明明是爲着我，是的，明明爲着我，那個陌生人。

「小王，把鏡子拿給我！」

小王在低着頭寫信，不大理會我，只用一種推辭的話對着她面前的桌子說：

「在病的時候，最好不照鏡子。」

光景她在給她的戀人趙明寫信，這使我厭煩，我叫：

「瞎說！快把鏡子給我——你寫信寫癡了麼？」

小王不大情願的站起來，急急的交給我一面鏡子，又急急的坐回去寫信。

我照着鏡子，我看到我的眼睛有着火燒似的紅影，並且周圍繞着晶瑩的水分，宛如清晨露水
中的黑葡萄，臉頰上的紅暈退去了，蒼白而帶青黃，嘴唇，我自覺帶驕傲性的嫩薄菱形的嘴唇，
灰白如魚肚。三天的痢疾就如此可怕的傷害了我的健康，倘在家鄉，這時候正是我的母親——啊
啊，母親！現在你在北平安麼？——撫着我的頭髮，慈和的俯在我臉頰上，細聲說：「養一二
天就痊愈了，媽照顧着你。」這是怎樣的幸福啊。而現在，我流落在幾千里以外的遠方，病了，
孤單單的躺在小竹床上，有誰來照顧我呢？小王？現在她就白癡似的給她的戀人趙明寫着熱情的
信，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剛才叫她拿鏡子不是也不情願麼？臉孔老得像家婆的劉英？她正爲自
己的職業在樓下嘆氣；李芳？哼！那個活像野雞的少婦，正在四處混錢修飾她的羽毛呢，我連想
都不想到她；院里的幹事的小姐們，還不是都在心頭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或者在半瘋的心境
下，過着沒有色彩，沒有意義，甚至使她們自己也厭惡的「混」的日子？而那一位管理我們的老
太婆，只有用沒有感情的聲調對我說：「你吃一點藥」麼？

我是寂寞而悲哀的，長窗外的青梧桐的葉子，從東南晒的陽光投進來走樓角黑影，好像是一
些戲弄的魔手，惡意的逐漸向我伸過來；屋脊上的斑鳩在發出厭人的咕咕之聲，牠們的聲音是這
樣的枯燥，簡直是鳥類中最厭人的一種鳥聲；而一隻雛雀站在窗外的樹枝上，竭力的哀啼着；我

一翻身，在牆壁上又看到李芳的一些顏色鮮豔的旗袍，順眼看到她的竹床，凌亂的散佈着襪子內衫短褲；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我的目前，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我閉上眼睛，煩躁的吞食着生命的痛苦，悲哀，恐懼。我想，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需要收到一封比較親密的信：「清，你快樂嗎？」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他」坐在我的床邊，那麼關心的注視我，說：「你安安靜靜的休息，明天病就好了呢。」？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人？我不能欺騙自己，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陌生人的正直面影來了。

「小王，我寫一封信，請你送給他好麼。」

「誰？寫信送給他？」

小王吃了一驚突然放下筆，跑近我的床前：

「你在做夢罷？」她睜着驚疑的眼睛說：「寫信送給他？他是誰？在這里嗎？她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原來我的清姐兒也有秘密呀！』」

「小鬼！什麼秘密？這是正正大大的；你知道，我二十三歲了。」

「噹噹！臉皮城牆一樣厚，『我二十三歲了』虧得你好意思說出來！噹噹！」

小王一邊跳，一邊拍掌，扭動着她那陰士林布衣服下的圓胖的結實肢體，像在那里跳新疆舞

，她的小圓臉紅得像蘋果；她是美麗得有如一隻鵲鵲的，一個相當神經質並且相當玩皮的二十二歲的女性。忽然她停止跳動，走近我，囁嚅問：

「沒有這回事罷？到這裏來，我們靠在一起，從來沒有看見你收過一封信，也沒有去看過什麼人；並且你不是說過，男子們的花頭你是領教過的麼，怎麼現在又忽然有一個他了？」

「現在情形不同，就忽然有一個他了。」

「是誰？你不能告訴我？」

我好不好將這時候的一刹那的感覺告訴她呢？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種想像，一種衝動，沒有事情，即便有點影子罷，然而那也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我又怎麼能夠說得出來呢？但這反正解救寂寞的閑談，就順便談談一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那個說我們不要吃桃子的人。」

「啊！我的上帝！」

小王雙臂伸向屋頂，裝出外國女演員的極度激動的表情，一匹小羊似的叫喊著。她的兩條細小的髮辮，擺動得像在狂風中的繩子，眼睛睜得雪亮，宛如黑夜里的星火，很明亮，她在極度的快樂中，我受了感染，也大聲的笑起來。

「但是，且慢。」小王平靜下來，正正經經向我追問：『那末，你們早就認識了？裝着那陌

牛的樣子。叫我們瞎摸麼？現在說開了，你寫信叫他來看你呀，我馬上給你送去！」

這小鬼把打發無聊的閑談當作真事了，這必須加以否認，否則，傳揚開去，倒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於是我也正經的說：

「別扯遠了。誰認識我？不過忽然想到我的病是吃桃子起的，曾有一個路人忽然說了我幾句，因而聯想起來罷。誰認識他？你別誤會……」

「多麼可惜！我們李清姐兒一見鍾情，而人家却不知道！多麼可惜！」

「小王，你再說，我可依不了。」

小王反而生氣了，一隻小牛犢似的衝到我身前，忘記了我的病，出力的揉着我的胸部，使我惹得發出笑聲來，而她從牙齒縫里迸出恨恨之聲；

「抗戰五年了，我們從十多歲變成廿多歲，我們四處走動着，到處都是陌生的臉孔；做這件事，他們說不對，做那件事，他們開你的玩笑；現在住在這裏的『慈善房子』里，乞丐似的被賑濟着；」她站起來，撇着嘴唇，睜着怒視的眼睛：「我們的生活是寂寞，煩躁，窮困，悲憤，我們不能有一個較親密的人挽着手走路麼？」她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在這里就只有你沒有伴侶呀，連那個替我們的灰頭髮老太婆也有一個！就只有你，尼姑似的，生了病也沒有鬼來看你，你活該蒙着被窩去叫媽！你看，我呀，」她跨出大腳步，走到她床頭拿出一疊信，「這是阿明半個

月之內給我的信，我讀着這些信，比讀報上什麼大新聞更有趣；可是，哼！你有麼？你這尼姑！……」

小王從氣憤轉成嘲笑，又從嘲笑轉成氣憤，語句不聯貫的向我攻擊，彷彿我就是他的敵人；我知道，倘使有人跟她抬槓，或否認她的「戀愛至上」，她可以跟人家打架的，現在她兇得像一匹野貓。我看見她那激動的紅暈臉色，我的心起着辛酸的痛楚，我細聲對她說：

「你當心，小王！現在你有點神經病了。」

我感到頭昏，側身向牆，兩粒溫熱的淚珠滾出我的眼睛，現在我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點反常？「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聽到劉英從樓下回來，坐在她自己的竹床上，幽靈似的低低嘆息着。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她比我先進院一個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過一次，只是低低的嘆息着她那一句帶絕望意味的口頭禪。她的臉孔乾枯得可怕，雖才二十五歲，却已有中年婦人的澀暗的皺紋，而且她的眼睛有點門視，這就使她在這動亂年代成爲一個最孤獨的人；但她的性情並不怪僻，具有良善的性格和小學教員的溫柔的心情，——抗戰以後，她是一直從安徽老家做小學教員做到這里來的。現在她企圖能在一個機關里做錄事，她的字寫得很挺秀；但這小希望也好像很渺茫，住院將近兩個月還沒有被介紹出去。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又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這使小王不高興了，她正在試着壓下剛才的激動，重新坐在桌前給趙明寫信。

「我的大姐，別這樣整天唉聲嘆氣罷。『這樣下去怎麼行』，今天過，明天再說，不就行了麼？」

「就是哪，」劉英愁苦的闔着門眼說：「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你又來了！」小王跳了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皮鞋聲。李芳一株白蓉芙花似的搖了進來；她丟下了一瓶橘精酒和一包東西就開始像踢足球似的老遠向她的床下摔出脚上的高跟鞋。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她的豔麗的臉頰上沁着汗珠，她扯下她的西式白綢短外套，解開扣子，露出雪白的胸部和乳櫛；她這些動作，光景也有些病態；她螻蛄似的在地板上移動着，興奮地解開那包東西。

「去他的！來，我們來痛快的喝一杯，」她痛著的咽着口水，「這是冠生園的廣東香腸，滷舌子，雞蓉包子，」她找了三個杯子各斟滿，她自己先喝了半杯，「你們來喝呀，小王，劉大姐。」她臉轉向我：「唔，你在生病，不能吃；但不妨喝一杯，橘精酒可以殺死病菌。」

小王猶豫的看了李芳一眼，立即下了決心似的拿起杯子；劉英也謙謙遜遜的拿了一隻包子，

而最拒絕了李芳發明的可以殺死病菌的橘精酒。平日我是不大滿意她的「混錢」行爲的；就只最近一個星期有過三個男子來看她，她對我們說這是她的同鄉；但他們的不同服裝和南腔北調的方言，證明是他新認識的朋友。她住在這裏是當作旅館的，而且她認爲這西式的別墅似的「慈善房子」比旅館更清淨，便宜，一個月才一百元，空襲不必担心，防空洞就在對面山坡下。這裏的所有規則，她全部不管，她只常常出去混錢修飾自己的羽毛；而今天她的興奮，顯然是在外面受了刺激的反應。我看她母牛喝水似的喝橘精酒，臉頰紅豔得如同一朵盛開的笑容，她咬扯着一條香腸，鮮紅的嘴唇嬌媚的顫動着，從端正的小鼻子里發出一連串的媚笑聲。

「嘿嘿，我們乾一杯，去他的，我們乾一杯，嘿嘿……」

她媚笑着，潤澤得相同露水的美麗眼睛流盼着，她搖搖幌幌的找小玉碰杯；但小玉開始避開了，拒絕說：

「我剛才跟你乾過一杯了，現在我不能再喝了。」

她又搖幌到劉英面前，依舊媚笑着：

「來，劉大姐，我們乾一杯，我們是最親愛的……」

劉英愁苦的說：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呀。唉，這樣下去怎麼行呢！」